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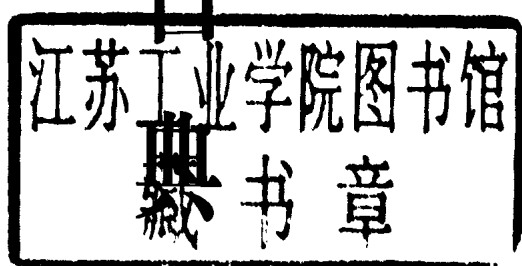
尹雪曼著

從古典出發

鳳凰城圖書公司

從

古



典

出

發

尹雪曼 著

鳳凰文庫 1054

從古典出發

著 者：尹 雪 曼

發行人：蔡 聰 明

出版者：鳳凰城圖書公司

- 地址：台南市進學街46號
 - 電話：(06)2226938
 - 信箱：台南市第395號
 - 郵撥：南市第35836號
- 鳳凰城圖書有限公司帳戶
-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305號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八月初版

特價：新台幣 95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時代是水，文學是魚

—代序

近年來，有不少朋友反對文學作品要反映時代，反映人生；或批評時代，批評人生……。他們說：「文學就是文學，文學什麼都不是。」這種論點，當然是否定文學有任何功用。這是一種極端的創作自由論；把創作自由的大纛舉得高高的，認為作家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愛寫什麼就寫什麼。而任何限制，任何約束，任何教條，對於文學創作都是一種謀殺與傷害！

這種極端的創作自由論，當然不是今天或近幾年的發明。遠的不說，民國二十年左右發生在上海的「自由人論戰」，至少可算是奠定這種論調的先驅。祇是這種論調在消沈若干年後，近年來，由於「美國風」的吹襲，忽然又甚囂塵上。不少作家朋友們，都把它當作天經地義，一件不容絲毫懷疑的事。這使我忽然想起蘇東坡氏的一首「咏琴」詩來。這首詩說：「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尖上，何不於君指上聽？」我想，任誰讀

了這首詩，恐怕都不免要啞然失笑。因為它正好可以作為對「文學就是文學」論的答覆。

琴不能自鳴，猶如一連串、一大片或一大堆文字不能成為文學作品一樣。而琴聲為音樂家的心聲，猶如把一堆字綴拾在一起是作家的心聲。而無論一位音樂家或一位作家，由於他們和我同樣的是一位活生生的人；生活在一個特定的時代裏，生活在某一個環境（社會國家）中，生活在某一羣體（民族）中，有他自己的喜怒哀樂，也有他自己的七情六慾；因此，如果說在他的筆下，在他的指間，寫出的小說、散文、詩，或彈出的樂曲；祇是小說、祇是詩、祇是散文、或祇是樂曲；此外，什麼都不是。試問：這種說法豈能成立？

答案是：當然不能成立。因為無論文學、音樂、戲劇、舞蹈，當它們被創作完成，被演奏出來，其中都含有作者、演出者的心意。而作家們、音樂家們的心意，決不是憑空而產生的。作家們、音樂家們的心意受他所生存的時代、社會、人羣的影響，是一件無法懷疑的事。而作家們、音樂家們的心意既受時代、社會、人羣等等的影響，就不能說「文學就是文學，文學什麼都不是。」

如果「文學什麼都不是」這種論點能夠成立，我想，它充其量祇能成為一種通俗文學作品，而不足以成為嚴肅的文學創作；尤其不足以成為劃時代的文學巨構。古今中外偉大的文學作品，雖然部部都能超越時代，然而，無論何時的讀者，却都可以從其中尋出作者所描繪

的那個時代的輪跡。我們中國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固是如此；狄更斯的雙城記、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海明威的戰地春夢，又何嘗不是！即是我國早年最享盛名的通俗小說作家張恨水，他的幾部名著，也染有相當濃厚的時代彩色；今日讀來，也足以令我們可以窺出他筆下所描繪的那個時代的軌跡。但是，今天我們却有太多的作品，存在於虛無縹緲中。而它們所能給予讀者們的，也祇是一陣陣短暫的眩暈與麻醉。但是倘若把這一陣陣短暫的眩暈與麻醉，與又一陣陣的短暫眩暈與麻醉連接在一起，却就構成了相當持久的，或長期的眩暈與麻醉。想一想，這豈是一件容許我們感到興奮的事！

文學作品必須反映時代、批評時代、引導時代，不祇是為了這部作品的本身，也是為了這部作品的讀者；甚至是為了千秋萬世以後的讀者。因為正像有人所說：「歷史都是假的，只有人名、地名和時間是真的。」而「小說都是真的，只有人名、地名和時間是假的。」從一部好的小說中，我們固然可以瞭解許許多多的人，瞭解許許多多的事；也可以瞭解一個時代，從而獲得許許多多的經驗與教訓。文學作品當然含有大量的娛樂成分；然而，一部文學作品如果祇能給它的讀者以娛樂、以歡愉，此外，什麼也沒有，這部文學作品就祇能算做一件商品，並且是一件消耗性的商品。它的存在必然是短暫的。

像紅樓夢，它不僅反映了曹雪芹的那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時代；也嚴苛地

批評了那個時代的腐朽；讓讀者們看出存在於那個時代裏許許多多的不合理——從婚姻、科舉、門第、日常生活到家庭制度。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新小說」雜誌，主張「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原因，就在於他那時已經體認到文學作品具有時代的使命。譬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說：「在昔歐洲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綴學之子，鬻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說為國民之魂』，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小說如果能成為「國民之魂」，其他的文學作品，即令不足以成為「國民之魂」，也足以影響國民的心態與精神。但是，文學作品如果不能肩負起反映時代、批評時代和導引時代的使命，它又如何能夠成為「國民之魂」！

目 錄

時代是水，文學是魚——代序	一
我們的文學	一
人的文學	八
民間文學與文士文學的結合	一五
文藝作品的情與思	二一
發揚「思無邪」精神	二七
古典文學的再生	三四
現代文學的困境	四一
簡論當前文學	四八
三十年來文藝思潮的演變	五四
文學能脫離政治嗎？	六〇
創造新文風的時機來臨了	六四

整理近三十年的文學作品·····	七一
精進民族文學·····	七七
為誰而寫·····	八四
為記憶而戰·····	九〇
揚起「七七文學」的大纛·····	九六
抗戰文學的再創造·····	一〇一
從傳統中創新	
——「文學思潮」季刊發刊詞·····	一〇七
與青年朋友談寫作·····	一一一
再度擁抱小說時代的來臨·····	一一八
我國新小說發展的歷程·····	一二五
略論當前我國小說·····	一三一
小說創作的三個大框框·····	一三七
談小說的主題表現·····	一四〇
談「三十年代」文學·····	一四六

「三十年代」作品開放問題……………	一五五
「三十年代」文學作品與左翼作家 ……………	一六五
漫談魯迅……………	一七〇
談茅盾之死與他的三部曲……………	一七八
姜貴與他的「今禱枕傳」……………	一八五
作家的落寞——悼徐訏……………	一八九
油條與巴拉松……………	一九五
創作自由的認定……………	二〇二
再談創作自由……………	二〇九
從報告文學到報導文學……………	二一五
報導文學的興起與寫作……………	二二二
闢當前文壇兩個謬誤觀點……………	二二九
雜譚新文學的發生與發展……………	二三六
台灣文學正名篇……………	二四一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解……………	二四七
昔非今比……………	二五四

我們的文學

一般人說文學作品是時代的反映，這話當然不錯，但可能是祇說對了一部分；因為文學作品還應該有指導時代、批評時代、鼓舞時代等任務。孔夫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興、觀、羣、怨，就是文學作品的功用，或說文學作品的任務。而由此可見，文學作品不僅祇是反映時代而已。如果祇是反映時代，充其量，文學作品只是某一個時代人類的鏡子。

由這個角度看，我們要想找出、並建立當前我國文學的主流，當然應該從時代着手。首先應瞭解並認清我們當前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以及這個時代有些什麼樣的特色，什麼樣的徵象，什麼樣的趨勢，什麼樣的潛能……等等，然後才能付給我們的文學作品以相當的任務。倘若文學作品祇能聊盡它反映時代的任務，是什麼樣的一個時代，就有什麼樣的文學作品；這種文學作品只是一種流俗的文學作品，即令它能受到那一時代衆多讀者

的歡迎，但因它沒有引導那個時代，或批判那個時代；因此，它仍未能被稱作是時代的號角，時代的先聲；也不能被視作是偉大的文學作品。

譬如曹雪芹的「紅樓夢」，它反映了它的那個時代，也批判了它的那個時代；同時，更引導了它的那個時代。它對它那個時代的「引導」，也可以說是它對它那個時代的「啓示」。那個啓示即「人生如夢」。這個「引導」或「啓示」，可能被認為太「灰色」了，但因我們今天不是來討論這個問題，所以可以暫時不論它的是非。我只是想說明，好的、偉大的文學作品，對它的時代必然有「引導」，必然有「啓示」。

因此，我也期望我們的文學主流，亦能善盡這個任務，能夠對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發生「引導」、「啓示」作用。但是要找出這種「引導」或「啓示」的脈絡，只有從當前的思想潮流，從我國的文化傳統，以及從我們當前的需要上來尋覓。

現在，我們先看當前的思想潮流是什麼。當前的世界思想潮流（當然也包括我們中國在內），乃是民主主義。民主主義也就是老百姓至上主義。因此帝王時代被視為高高在上，被視為是皇帝「代表」的大小官吏，一律被視為為老百姓服務，為老百姓解決困難，並替老百姓看守和保衛這個國家的「公僕」。二千年前春秋戰國時代孟老夫子所說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話，今天是百分之百的兌現了。不但民主國家如今把老百姓視為第一

；就是共產極權國家，它們雖然在骨子裏把老百姓當草芥，但是在口頭上，却仍然不能不抗着一塊「人民專政」的招牌，以示老百姓第一。由此看來，今天整個的世界思想潮流，集中於老百姓至上的民主主義。那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必須以老百姓為第一，一個政黨也必須跟老百姓站在一起；以老百姓之樂為樂，以老百姓之憂為憂。凡能以老百姓為重的國家，必然國富民強；凡以老百姓的喜憂為喜憂的政黨，必然能獲得老百姓的支持與擁戴。所以說，民主主義也就是老百姓至上主義。

其次，我們再看我國的文化傳統。我國的文化傳統是絕對優良的，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尾的今天，由於科技高度的發展，由於工商業空前白熱化的競爭，逼得全世界的人類幾乎都有一種失落感和疏離感。而若干位存在主義者，又藉以在大喊孤獨、大喊苦悶，並認為「人」是被拋棄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所以「人」應該自己塑造自己，不要理性，不要傳統。於是這個世界也就愈來愈混亂，愈來愈下流；發展到今天，幾乎到了一種「人」「獸」不分的、可怕的境地。

「人」所異於「禽獸」者雖然不多，但是倘若「人」和「禽獸」竟然不分，那麼，情形也許會很恐怖！此所以我們的列祖列宗，費盡心思，要提倡倫理道德的主要原因。蓋只有倫理道德，方足以使「人」有異於「禽獸」，使「人」為「人」。這雖然祇是我國的文化思想

傳統，然而由於情勢所逼，西方的哲學家、思想家，近年來也逐漸地對我國的倫理道德思想有了體認，認為這實在是一種挽救世界人類陷入絕望境地的良方。可惜我們的作家們對此却相當忽視，或說，毫無所知！

最後，我們再從當前我們的需要上來看。當前我們最需要的是什麼呢？我認為是理想的恢復，是精神的提昇。由於科技發展和工商業日趨繁榮、興盛的影響，現實主義幾乎已填滿許多人的腦海。大家日日夜夜所夢寐以求的，所辛苦追逐的，不外名與利。名利的追逐與期求本是人性的特色，或說人性的基本，但是倘若一個人活着唯「名」與「利」是務，不僅毫無價值可言，而且倘若人人如此，這個世界必然會呈現出一種人慾橫流的現象。到了那個時候，「人」跟「禽獸」的不同，也要幾希矣！

要避免這種可怕的情形發生，個人認為必須使人人對人生具有一種遠大的理想。這種理想，如果說得迂闊一點，也就是希望人人都能具有「成功不必在我」，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抱負與胸襟！這種對人生所抱負的遠大理想，應該是當前我們所最迫切期求的。

源於以上的分析，我認為當前我們的文學思想主流，它的內涵應該包括下列三方面：

第一、我們的文學，必須是一種關心的文學。關心的文學，自然不同於民國六年新文學運動初起時，有人大聲疾呼要打倒的貴族文學，山林文學和隱逸文學。關心文學所要表達的，

乃是一種對大眾、對老百姓的關心；所以它也可以說是一種民間文學，是一種以老百姓之憂爲憂，以老百姓之樂爲樂的文學。因此，我們說這種文學是民主主義的，乃屬毫無疑義。因此，這種文學必然是反共產極權主義的，反奴役的，反迫害的，也是毫無疑義的。另外，這種文學還是反極端個人主義的，反孤獨，反失落，反迷失的一種責任文學。

可惜，目前這樣的文學作品雖然不是沒有，祇是不多；而所有的一些，不是在主題意識上稍有偏差，就是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或適當的評估，因而也就被埋沒了；說起來，真是令人不勝惋惜。今後倘若我們能把這種關心文學當作我們的文學主流，相信這類在主題意識上沒有偏差的關心文學作品，必然會引起衆多的讀者的熱愛與歡迎。

第二、我們的文學，必須是一種尋根的文學。尋根的文學，也可說是一種落實的文學。近年來，由於西方文學上所謂的現代主義的感染與侵襲，我們的部份文學作品，正像有人所指出的，乃是一種「強說愁」的文學，是一種無根的文學，虛幻的文學，灰色的文學。特別是這一類的文學作品所抱怨，所控訴，或所表現，所感受的事事物物，幾乎全部是西洋的，全部不存在於我們的國家、社會之中。因此，這類文學作品可說是一種無根的文學。然而，古今中外，凡是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有根的。李白、杜甫的詩描述的如果是美國或英國的情形（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他倆的作品能不能如是地受到當代和後代讀者的熱愛與歡迎，實

在大有問題。同樣的，如果美國的馬克吐溫筆下所寫的都是十九世紀日本的故事，能不能受到當時和現在的美國人的熱愛與讚譽，恐怕也大有問題。

如此看來，任何作家的作品都必須有它自己的根。任何文學作品如果不是在它祖國的泥土上紮根，即令能譁衆取寵於一時，終必將爲無情的時間所淹沒。因此，當我們看到眼前若干篇極力模倣西洋人心態的作品，無論它大喊失落也好，大喊疏離也好；甚至它硬要在倫理道德觀念相當深厚的中國人的頸子上，套上「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也好；最終它所能獲得的，恐怕祇是一聲深長的、空虛的嘆息。

尋根文學所以是落實文學，因爲文學有根，自然不會是虛幻的空中樓閣。我國文學的根是什麼？回答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的人物；中國的山河，中國的泥土。

第三、我們的文學，必須是一種提升的文學。提升的文學在於期望人人爲聖賢、爲英雄、爲豪傑；至低限度，也希望他是一個有益於家庭、社會、國家的，堂堂正正的國民。提升的文學是反墮落、反荒謬、反灰色、反色情的文學。它反對性泛濫，反對反理性的官能倒錯，及一切不合情、不合理的誇大歪曲。提升文學就像陽光，它照耀這個世界，溫暖這個世界，也鼓舞這個世界和這個世界裏所有的人。鼓舞他們向上，鼓舞他們努力；鼓舞他們愛自己，也愛別人。